



I WANT TO LIVE 我要活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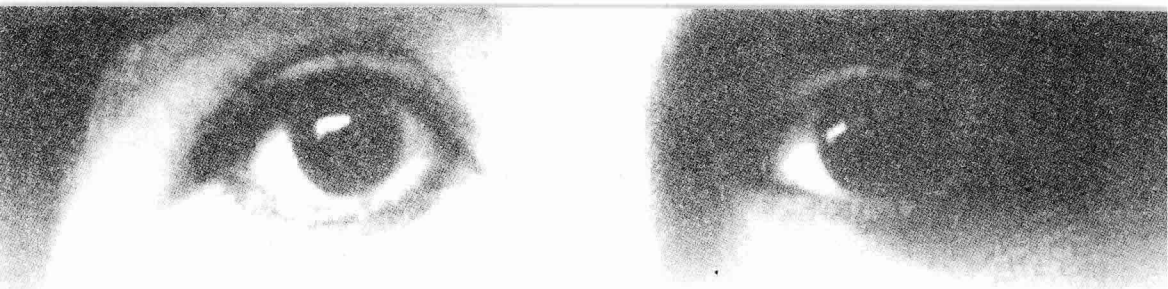
尼娜日记·1932—1937年

[俄] 尼娜·卢戈夫斯卡娅 / 著 董海雅 陈晓晓 / 译

当生活给予了她更多的苦难时，
十三岁少女的笔触细腻得令有些大作家都黯然失色！

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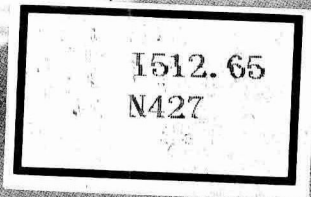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I WANT TO LIVE 我要活着

尼娜日记·1932-1937年

[俄] 尼娜·卢戈夫斯卡娅 / 著 董海雅 陈晓晓 / 译



I512.65
N427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著作权合作登记号
图字：23-2009-03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要活着 / [俄罗斯] 卢戈夫斯卡娅 著; 董海雅, 陈晓晓 译.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9
ISBN 978-7-222-06050-0

I. 我... II. ①卢... ②董... ③陈... III. 日记-作品集-俄罗斯-现代 IV. I5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 127447号

I WANT TO LIVE: THE LOST DIARY OF A SOVIET SCHOOL GIRL 1932-1937 by NINA
LUGOVSKAYA

Copyright: © 2004 BY NINA LUGOVSKAYA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EDIZIONI FRASINELLI

th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9 SHANGHAI INTERZONE BOOKS CO.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我要活着

卢戈夫斯卡娅 著

董海雅 陈晓晓 译

策 划: 英特颂
责任组稿: 周 琼
责任编辑: 马 清
特约编辑: 姜瑞清
责任印制: 段金华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地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	650034
经销	上海英特颂图书有限公司
开本	680mm×980mm 1/16
印张	16
字数	203千字
版次	2009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222-06050-0
定价	26.00元

经销电话: 021-56550055

尼娜·卢戈夫斯卡娅于1918年12月13日生于莫斯科。在熬过漫长的监禁之后，她结了婚，日后成了一位画家。然而，她再未提笔写作。尼娜于1993年去世，那是前苏联解体的两年后。

推荐序

安·范恩（英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

尼娜的日记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尼娜的日记是对枯燥课程和累人考试的例行抱怨，是对同学和名人的痴迷暗恋，是内心对派对、白日梦的种种渴望，还是与姐姐们或父母的争执后窥镜自照的烦恼与不安，抑或是对未来的恐惧——把青春期的所有抑郁情绪和不安分的情愫都写进了日记里？

不同的是，尼娜是一个天生的作家。值得我们庆幸的是——虽然未必会让她觉得庆幸——她在俄国历史上最特殊的时期之一记着日记，当时正在对她的家人，比如她的父亲，进行惩治性流放。

史书的特点在于提供一种严谨的述说，但是一册如尼娜日记般未经润色又坦诚的日记，却用生动的即时性语言向我们讲述了她曾经历的生活点滴。比如，她和家人用难听的话回敬上门搜查不利证据的警察时的横直不吝；她一会儿在课堂上哄闹捣乱，一会儿又从门上揭下宣传标语的率性而为；还有她正在作业本上胡涂乱抹，突然被叫去接受政府警察的质问时的慌乱。

我们阅读尼娜的日记，在这个叛逆少女的身上看到极富革命性的倾向，她对校内校外的生活都感到厌烦，表面上只是为自己不尽如人意的外表耿耿于怀、局促不安，而内心的感受却如潮水般澎湃。

同时，政府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地逼近他们。尼娜同她坚定的父亲一样，是一位洞察时事、具有自由思想的公民，也是斯大林政府若想取得成功必须镇压的对象。

是的，与阅读二战时的安妮日记，还有波黑战乱中的莎拉塔日记一样，我们如今怀着惊奇而又忐忑的心情继续阅读这个俄罗斯少女的日记。尼娜活泼、聪慧、敏感，对于身边政治风向的细微差异明察秋毫——她是我们曾经拥有，或者说曾经养育过并为之骄傲的那一类青少年，他们为文学而生，面对暴风雪心态坦然。她说：“我愿成为一个伟大而不凡的人。”

有一句谚语这样说道：当心你许下的愿望，日后或许会成真。照此看来，尼娜的日记确实称得上伟大。尼娜本人于1993年逝世。只要世人对曾经过往的时代仍有浓厚兴趣，仍会心存疑问，那么她所写下的日记就将永世长存。

导 读

1932年，13岁的尼娜开始记日记。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她和家人住在莫斯科的一所公寓里。尼娜的最后一篇日记落笔于1937年1月3日，第二天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克格勃”的前身）的人就突然闯入她家，没收了她家里的所有文件，包括她的日记。而当时，尼娜的父亲——被打成反革命的谢尔盖·里宾正在狱里服刑，这使她的家庭被列入政府的嫌疑中。

最近，在克格勃最新公开的档案中，尼娜的日记被人发现。日记显然被内务人民委员会仔细研究过，其中用来作为证据指控她有罪的文字都已被用红色的铅笔划出（划线部分在本书中以黑体字形式出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尼娜的日记其实是一本对沉闷而躁动的青春期的典型记录，所描述的不外乎是外貌、男孩子、家庭作业、生命的意义，还有派对等经常在她心头萦绕的话题。然而，由于她的父亲因政治观点的不同而受到迫害，不是经常被捕入狱就是被流放到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因此，尼娜偶尔也会在日记中发泄自己对斯大林及其政权的恼怒。日记中诸如此类的文字，都被当作“对斯大林心怀不轨”的佐证而把她定罪为人民的敌人。

除父亲以外，尼娜似乎是家中唯一喜欢读报并对政治感兴趣的人。尼娜的双胞胎姐姐整天不是忙于艺术和音乐课程，就是和男友交往。她的母亲是一位教师，整日操劳，忙着赚钱养活家人。尼娜一家原本家境比较宽裕，在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支持下，谢尔盖开了一家面包店，孰料1929年他突然被捕，使全家一下子陷入了困境。尼娜在日记中不经意间（好像已经习以为常了）会提到家人经常挨饿受冻，缺衣少食（他们的饮食主要是茶、土豆和面包）——她上学或参加舞会只有一件外套可穿。

1929年12月之前，斯大林基本上已经清除或压制了苏共中央精英领导中他所有的政敌，并开始巩固他的专制统治。告密者无处不在，因此心存想法的人只能把个人的观点暗藏在心里。这种情况下，正如为逃避纳粹的追捕而躲入阁楼的安妮·弗兰克一样，尼娜不得不在这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生活在

地下的角落，因为说出自己的想法就意味着死亡。有一次，尼娜听从了母亲的警告，删除了日记中一些可能会被别人解读成反革命的篇章。其实，与安妮一样，尼娜在日记里主要写的无非都是自己经历的种种青春烦恼：对班上男生的暗恋，对友情的惴惴不安，与妈妈和姐姐们的争吵，对在校成绩的绝望，以及对自身外貌的苦恼等等（尤其是她那只天生就有些斜视的眼睛，更让她感到难堪）。

然而，她同时也对外部世界的风起云涌兴趣颇浓。在当时压抑的政治气氛以及受控舆论的宣传下，她对苏联的社会现实有着如此清晰冷静的看法，着实令人钦佩。日记对她非常重要，因为与安妮一样，她内心也怀着当作家抱负。尼娜观察入微，对时事有着极为透彻的理解。她还描述了乌克兰的饥荒，生动直接地记载了许多公共事件，比如为庆祝苏联飞行员成功营救困在北冰洋的“切留斯金”号轮船所举行的庆典。1934年斯大林的主要政敌，列宁格勒州委书记谢尔盖·基洛夫遭暗杀后所引发的大肆逮捕事件，使尼娜感到异常愤怒。就一个年仅14岁的女孩来说，对此事的评论实在不同寻常。大清洗的影响波及各行各业。总有人无缘无故地彻底消失。有时下半夜会突然响起敲门声，熟睡的人被人强行从床上拖出去，或是永远被带走，厄运来临谁也不能幸免。尼娜的家遭搜查的几周之后，灾难降临到了她的好朋友伊琳娜身上：

“现在，他们又带走了伊琳娜的爸爸，毁了她的幸福与安宁，彻底毁坏了她的生活，毁坏了对她来说重要的一切。爸爸被捕前，我们家也过得很不错，但是……后来，我们仿佛从天堂跌入了未可知的而又贫穷的深渊。而那些早上还吃着黄油喝着咖啡的人们——一旦被送到遥远的瑟克特夫卡尔镇，送到北边的小镇（政府牢狱系统的主要中心之一），他们也会失去一切——伊琳娜会继续做功课，把恐惧埋在心底。噢……你们竟敢如此妄为！”

在“大清洗”时期，共有两百多万人被捕，至少四万人被处以死刑。一百多万平民被判在西伯利亚的劳改营接受改造，也即在让人谈虎色变的“古拉格群岛”做苦工。很多人死于饥饿、寒冷、疾病和劳苦。

尽管如此，尼娜的日记并非全部讲述斯大林“大清洗”时期的恐慌。即

使在那么残酷的政治环境中，尼娜所关注的事情仍然与任何一个正常的青少年无异，比较典型的表现是心情的大起大落，从狂喜到悲观失望再到痛苦的绝望。日记见证了她孤独的内省：她觉得自己被两个广受欢迎的双胞胎姐姐冷落了，对自己是否讨人喜欢并没有把握。然而，她有时又会被一些无聊的恶作剧逗得忍俊不禁，喜欢在学校里到处闲逛，或是唆使班里的同学一起反抗老师。青春期的暗恋忽而让她开心不已，忽而又让她痛苦不堪。大凡度过年轻岁月的人，都会对尼娜青春期那杂乱起伏的心绪以及对自己的怀疑产生共鸣，譬如她写道：“日记让我看清了自己的性格——我的心胸狭隘，没有什么能够掩盖这一点。要想知道我的话，只消看看我经常想些什么就行了。今天，我看了以前写的几篇日记，不得不承认的是，看完以后觉得很不好意思——不是非常悲观就是总想着男生，不是总想着男生就是非常悲观。”

她确实非常悲观：所有被克格勃专门标记出的段落中，不难看出尼娜有时极度抑郁，常常冒出自杀的念头。有一次，她企图服下在奶奶家的药箱里找到的鸦片自杀。不过由于剂量不够大，她自杀未遂，未能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克格勃认为这些自杀的想法也是一种不爱国的叛逆表现。后来正是希望屡次战胜了绝望，她在日记中一遍又一遍地写道：“我是个人。我想要活着！”

尼娜一直期盼能走进外面的世界，好好享受生活，但这个愿望在她18岁那年最终落空了。就在尼娜家中所有的文件被没收的两个月后，克格勃突然再次上门。尼娜连同妈妈和姐姐们一起被捕，受到残酷的审讯，后来被判在臭名昭著的科累马劳改营劳改五年。科累马劳改营位于西伯利亚东北角的金矿开采地区，是“古拉格群岛”条件最艰苦的营地，关押着大量的政治犯。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尼娜一家全都奇迹般地存活了下来。劳改结束之后，全家又被判在西伯利亚流放七年。尼娜嫁给了劳改营中的狱友，她日后成为了一位画家。就我们目前所知的情况看，此后她从未提笔写作。

英文版出版说明

尼娜写日记的频率并不固定，有时两天写一篇，有时三个多月一字未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尼娜写得不如以前频繁，到最后只有零星几篇散记。她的日记共有厚厚的三本，由历史学家伊琳娜·奥斯普娃在克格勃的档案中发现后得以重见天日。伊琳娜·奥斯普娃在调查研究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反对者以及劳动营的反抗实例时，偶然发现尼娜的父亲谢尔盖·里宾的档案，其中包含尼娜的日记。她立刻被尼娜简洁生动的文风折服，日记本身就是对过去那段岁月的生动见证。伊琳娜·奥斯普娃的这一发现实属罕见，因为在通常情况下，除了少数文件被作为指控证据之外，其他所有在逮捕时被没收的日记和信件后来均被销毁。

尼娜的日记被发现后，最初由俄罗斯格拉斯出版社出版发行。为了出版英文版，我们找到了日记的俄语原稿后全部翻译成了英文。为了便于英语读者阅读，对译稿进行编辑时，篇幅缩减到原来的二分之一，删除了日记中过多的重复叙述，但却原封不动地保留了被原俄语版本中被编辑认为“个人感情过浓”的篇章，以及被克格勃划出的所有篇幅。每篇日记后以斜体字的形式增补了简短的评论和背景材料，旨在突出尼娜的叙述与历史的关联和互为印证。

尼娜的这本日记始记于她13岁那年，就在年满14岁的前几个月。她和父母还有一对双胞胎姐姐住在莫斯科的一所公寓里。姐姐中一个叫尤金尼娅（又名热妮娅），另一个叫奥莉加（又名莉莉娅）。那时尼娜的父亲刚从西伯利亚的三年流放中归来，整个家庭生活处于被监视的状态下。当时的社会要求所有的公民都必须完全忠于政府，同时还要做到勤劳守纪。住房是一个大问题，对于人口快速增长的大城市尤为如此，城市人口人均拥有45平方英尺（约15平方米）的居住面积。相形之下，尼娜一家当时的住所就显得宽敞多了。

尼娜在学校里最好的朋友是伊琳娜·沙罗娃。另一个重要人物是尼娜的同学廖夫卡（列夫的呢称）——尼娜的暗恋对象。廖夫卡是尼娜所敬仰的数

学老师尤利娅·伊万诺娃的儿子。尼娜比班上正常学龄的学生大了两岁，在和比自己年幼的朋友们相处时，她常会觉得无措。我们并不清楚她是因为未能达到学校的成绩标准还是因为可能在幼年患病而导致后来上学较晚，在尼娜后面的日记里，隐约暗示了她的父母在某种程度上可能该为此负责。

（译自最新英文版）

1 推荐序

3 导读

6 英文版出版说明

001 第一本日记

075 第二本日记

157 第三本日记

227 尼娜父亲的书信节选



1932年10月8日

昨天在学校，第一节课是社会课，埃维斯克维奇老师穿得比平时更为一本正经，惹得我们哄堂大笑，还拿他开各种玩笑。老师让一部分男生写检查，这中间也包括斯塔斯卡，我答应为他代写了，现在真是后悔。

第四节课，德语老师还没到教室前，廖夫卡站在养蝾螈的玻璃缸旁，用笔从后面捅它们，一只蝾螈抓住了笔尖，廖夫卡觉得那好玩极了，他笑得很厉害，几乎是跳着冲回了自己的座位。

“呃，蝾螈的脸真丑得要命！”

“和你有得一拼，”伊琳娜语带讽刺，廖夫卡有些尴尬地回了伊琳娜一句：“才不是呢，和你一样才对。”

不知不觉中，我对男生的感觉情不自禁地改变了，我们正慢慢地成为朋友（这可是我期待了好久的事情）。我现在对廖夫卡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受，不过就是有点儿喜欢他，仅此而已。放学后我去了伊琳娜家，待到很晚。到家时，热妮娅和莉莉娅还没回来。

10点半了，热妮娅正在弹钢琴，我则赶忙把自己对音乐的感受记录下来。真不敢相信我那么热爱音乐，但音乐又会难以捉摸地让人感到痛苦和失望。想用音乐把上天赋予我的强烈而又复杂的感情解释清楚是不太可能的事，一些脆弱微妙的感情触碰到了我的内心深处，让我心情既好到极点又坏得要命，有些情绪很想发泄出来。

每每在这样的时刻我总想和姐姐们一起放声唱歌，写下美妙的音符，以抒发自己的感受，但我所能发出的却总是一声单薄颤抖的喘息。接着我便安

静下来，等待这让人困惑的情绪潮汐般退去。各种不同的乐章——嬉戏顽皮的或是充满深沉悲伤情感的——都能把我带进梦幻的世界。

爱啊！当人们都在谈论爱有多美好时，你又怎能不去思量！又怎能不去幻想？读读下面的话吧：

在格兰纳这西班牙人安居的郊外，
空气中无数小夜曲弥漫。
美人们喷云吐雾，
夏日的时光永在，
吉它弹奏拨拉，
响板日夜敲打。
在僻静小巷的一个夜晚，
马拉加的堂赫雷斯出门巡访，
就像他平日的此时一样。
倚靠在自己的长剑上，
剑刃的辉芒在月光下闪亮，
当马拉加惊鸿一瞥，
见到洛丽塔小姐的美丽形象，
街道上点满了烁烁光亮。

我真喜欢这些诗句，调子简洁明快，仿佛我正好奇地凝望着远处，那宽阔空旷的地方到处是浪漫的生物那若隐若现的幽灵。

今天学校里基本上没发生什么趣事。刚开始几节课很无聊，物理课上老师一直在提问，让我觉得很没意思，于是索性就在季娜的草稿本上画了廖夫卡。他老在周围晃来晃去，搅得我心烦意乱。但我又不能叫他别晃，因为我不想让他知道我在画他。

伊琳娜有一次对我说：“写日记是件好事，尼娜，到了年底还能回顾以前写的东西。”“那没什么意义。”我用毫不在意的声调回答她，心里却在偷笑。

1932年10月9日

去吃早饭的时候已经是10点半了，太阳高高地挂在天上，苍白的阳光照亮着世界。清爽干燥的空气中带有一丝秋天的味道。蓝得发亮的天空笼罩着整个大地，沿着地平线，在世界的尽头，静谧地散布着朦胧的烟圈，像是浓雾。沉静枯黄的树木仿佛自己也会发出柔和温暖的光亮似的，天空在枝与干交织的空隙间闪着微弱的光。很久没遇上这么好的天气了。

我今天一个人走到学校，因为伊琳娜和喀秋莎迟到了。走进学校时，我看到了班上的男生们，廖夫卡也在那里，他们正站在校园里宽敞的操场上。廖夫卡在那套宽松黑衬衫里的瘦长身影，在穿得五颜六色、欢快的人群中特别显眼。

上课的铃声响了。

木工课上，当背对我们站着的廖夫卡转过身把他朋友车床上的一颗螺丝给拧松时，发现我正看着他，就笑着对我摇摇手，示意我别吱声。当然，我还是说了出去。下了课我们直接去吃饭（季娜和我负责分饭）。我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对廖夫卡的关注实在太多了。

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这样。

地理课上又有一个提问的环节，我们三个——季娜，伊琳娜还有我——坐在一起。廖夫卡的后面空着一张桌子，我取笑伊琳娜，说她该坐在那里，可她不愿意坐过去。突然，布达亚和廖夫卡带着他们那些各种各样的小零碎儿加入了第二组，离我们很近。我又试着画他了，但画出来的东西却差强人意。“你别说，他长得还真英俊。”我对伊琳娜说，说的时候很开心却又不那么兴奋。

“是的，远看还行，近看就不那么好看了，他是翘鼻子。”伊琳娜回答。

而我，早已习惯了观察他那张长着深邃眼睛的脸庞，即使近看，也还是那么英俊。

快到家时，我突然注意到了天气：空气暖暖的，天色明亮，西边狭长的天空带还闪着暗粉色的霞光，明黄色的月亮在云间穿梭。

木工课是新“理工”教学大纲中的典型课程，此类课程重视手工和应用能力多于学术和智力思考。自从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教育成为了苏共领导和其顾问之间争议颇多的问题，尽管以活动为主的实用教育在思想理念上非常合理，却导致了学生的阅读、写作、算术等重要技巧以及历史和艺术知识积累的减少。